

华盛顿全传

一
函
八
册

新
平
和
學
堂

PDG

華盛頓傳卷七

第五十八章謀執晏魯兒 定議攻紐約

華盛頓時密令馬租牙厘誘擒晏魯兒。厘部下馬兵將校故毡里牙人專侵皮。年二十四。有勇多謀。厘誘令僞作逃卒。往役晏魯兒麾下。密結死士生縛之。絮塞其口。由乞臣出巴賤山路馳回。華盛頓然其計。許之。專侵皮慮爲巡邏所獲。厘約以發覺時。緩發追捕。十月二十夜十一點鐘。專侵皮伺更闌人靜。竊廐馬而出。厘甫就枕。值日急頓艱示忽報有人竊馬而逃。厘佯以爲附近居人不聞。旋急頓稽查營內。又報亡失旗長一人。并携行李軍器號簿而去。厘故延一點鐘。侵皮去已遠。乃令千列滅道頓連夜追躡。見有人

馬跡卽下馬尋驗，黎明至山頂，去侵皮只半里，侵皮見追者將及，乃急投巴毡英船，干列滅道頓只隔二三百碼，見侵皮已躍馬越澤登舟乃還。侵皮到紐約投晏魯兒帳下，日久漸親，密結同志，謀伺晏魯兒靜夜游息花圃時，劫之。約厘先率馬卒三人，馬三匹，至折爾西合卜近林中相待，厘如期往。至黎明，侵皮猶不至，乃還。已而知謀定前一夕，晏魯兒率亞美利加逃兵及侵皮移營別所，故謀不成。侵皮已復逸回，華盛頓愛其忠勇，益善遇之。時南部統將結示全軍失喪，聲名大減，議會令華盛頓派員代之，並開堂查訊。十月五日，華盛頓派忌連利代其任，令巴倫男爵示答伴同往查辦。凡與襟頓戰事諸將，概不得陪審，忌連利辦理此事，極公正敏捷。

也是時英將沙

侍郎之類

鷄之姪馬租牙

都司之屬

加列頓之軍糾合歐洲

人、印度人及王政黨由根拿他侵紐約北境擾華盛頓糧餉諸地

奪烟利佐治兩砲臺沙專專臣亦偕左些文罷蘭集野人焚劫摩

曲河示高蝦利哥父那華架二村四處驚惶加分拿

督撫之類

忌鈴頓

率鄉勇擊之未到溫兒連些拿鄉勇已先擊退摩曲村落悉遭殘

破矣華盛頓現派忌鈴頓之弟總兵占示忌鈴頓接統北軍時因

募期短促士卒甫習戰陣便及瓜期故軍氣漸卽衰弱華盛頓致

書議會言當今大變非各邦通力合作廣儲軍餉招募勁兵寬定

募期勤加訓練難期底定大難如於緊急時暫募烏合之衆以應

急甫知步伐又期滿散去則軍餉虛糜而兵亦終無精勁之日也

華盛頓再三論列，議會良久乃許定議，自後將弁士卒均令始終

其事，事平後給半俸終身，以作士氣。馬歸示

諸侯之稱

那非爺所統華

盛頓麾下前軍步卒六隊，其將士衣履較別軍鮮明，皆新自法國購到之皮盔馬尾翎窄袖衣，將校皆用新式孚施鎗，佩短刀，軍容壯麗。那非爺見軍氣不揚，勸華盛頓一出奇兵，以厲士氣。言法國亦頗以亞軍不自振作爲歉，請先取紐約島北華盛頓砲臺一帶營卡，然後直攻紐約。華盛頓素性穩慎，以其少年血氣，行險僥倖，利少害多，答云：吾意在多備器械，簡練士卒，蓄銳養精，審度敵情，待士氣大張，相時而動，方爲萬全之策。不然，恐欲速反遲也。華盛頓恐拂那非爺意，乃令法國機匠哥分探乞臣對岸敵營形勢，議

潛襲之。忽聞敵艦數艘新至。乞臣其計又阻。獨示打額將軍率二千五百人。畧溫車示打府。都司他兒滅治。率馬兵八十人。由干捏底吉渡朗挨倫。於十一月二十二晚。旁出哥南焚左治砲臺。俘守兵五十二人而還。未失一卒。議會錄其功。特獎賜之。十一月杪。諸軍擇地宿冬。賓夕爾勒尼安兵紮摩利示當。折爾西兵屯巴吾頓。紐倫敦兵屯威示潘。及高山各隘。紐約兵屯亞兒班利。扼加拿他孔道。法國兵艦仍留紐砵。獨篤阿文羅禪之軍屯干捏底吉之臘巴倫。華盛頓大營紮於乞臣之紐溫梳。各按兵不動。

第五十九章南方之戰 京示山之戰

剛窩利示在南喀爾勒拿擊破結示心麻後。意謂南方可次第削

平因天時酷暑，士卒多病，留屯襟頓，以待輜重新兵，誘北喀爾勒拿王黨截擊，結示餘軍，派都司畢地溺花架臣率生力軍一千二百名，輕騎赴驚吉打罷及逸乾山中，騷擾民黨，招募鄉勇，畧定其地，然後赴差律地及覓連卜城，與剛窩利示會。時戰事稍息，剛窩利示忽出苛法，將北喀爾勒拿人民之在亞軍者，田產悉查入官，分其出產之半，給養家屬，餘盡以充兵費。在途截得亞軍輜重，中有擗兒示當富室與亞軍往來書札，以爲通敵，囚之獄船，押回父羅列打之失阿加示頓監禁。近日臨陣俘虜，身畔有英國護照，又沙軒利忌鈴頓六月三日告示者，悉擬以縊刑。剛窩利示素性仁惠，本不喜爲此苛暴，因南方戰事，王黨與民黨構怨甚深，不得不

以極刑報復也。剛窩利示由襟頓拔營往定北喀爾勒拿與沙軒
利忌鈴頓發往故毡里牙之兵預約畧定故毡里牙後至北喀爾
勒拿會合在差律地暫留以待花架臣之軍是處山深林密道路
欽嶮居人多民政黨剛猛好鬥常伏林箐中擄奪剛窩利示輜重
劫殺驛使剛窩利示與花架臣消息以致不通花架臣本爲交結
人心而來所結皆王黨亡命與民黨冰炭不睦途遇左治牙邦叅
將衣利揼渠律攻阿鷄示打英軍不勝退回北喀爾勒拿山中花
架臣匿於幾兒別當境上木屋中截其歸路據英史云是時山中
附近居人皆寂聞不動忽有勁軍自山中突出皆喀爾勒拿及左
治邊境山中獵戶約六百名猛悍朴野長於騎擊將領六七人統

率伏於花架臣營左近，亞人叅將衿卑兒及般領根得忌野族及亞溺根禮示西境鄉勇一隊，在阿鷄示打劫奪印度人貨物，聞渠律軍敗回，亦立馳至。是時九十六縣農民惡花架臣之軍騷擾，架蘭非兒府叅將占示威林因糾合而出，叅將衿卑兒忌利化連些兒被詩非牙等亦各統阿兒示頓河色威兒示谷鋪地脫輝吾剖示兒故毡里牙等處鄉人之善騎射者約三千人，不期而至，四面雲集。花架臣自知困於垓心，急引軍赴剛窩利示營，且馳書告急。不意在途爲鄉軍所截，不得達。花架臣甫自幾兒別當拔營啟行，諸軍已四面合圍，馬步並進，士卒未具軍裝，皆服農衣獵服，執長鎗獵刀，頭鹿插尾，長春草，粗暴朴野，無輜重之累，所至飄疾，聞花

架臣由差碌基趨北喀爾勒拿，騎兵卽約九百人追之，弱者留後，威林衿卑兒時雖有統領諸軍之名，而若輩皆烏合鄉民，不識軍律，紛紜糾雜，分途雜進，是夕諸軍冒雨趲行，黎明過步律河，雨止天霽，未見英軍蹤跡，遂暫止早餐，士氣甚厲，至九點鐘起行，又聞花架臣已取道往京示山，去此只十二里，至三里內，偵探又報英兵已至京示山頂，據守嶮要，京示山脉從大澤隆起，長約半里，北面皆峻嶺懸崖，西南東三面，則斜坡迤邐，古木槎枒，黑石礪礪，下無荆棘，可以騎行，諸將載行載謀，過小溪，舍騎入谷，繫馬林中，留兵護守，分三隊而進，衿卑兒率中軍，些兒被副之，詩非牙與墨都威兒居右，忌利化連與威林示活居左，仿山林陣法，離落而上，雖

無號令，而人自爲戰，軍鋒甚銳，小有挫敗，卽避入樹後，旋退旋進，矜卑兒候左右兩翼已據便地，乃率中軍突陣，約四點鐘時，左路忌利化連與威林示活之軍發砲馳逐，英軍哨卒敗至山尖，矜卑兒兵至山坳，英軍鎗彈如雨，不能前進，乃麾兵伏匿樹下，然鎗狙擊，花架臣以短刀格鬥，亞軍未有鎗尾刀，退出林外，左路兵復從旁橫擊，小却，而右路迭至，英軍短兵相接，人皆死鬥，奮厲無前，亞軍更番迭進，花架臣軍應接不暇，死傷枕藉，乃紛紛敗遁山後，花架臣往來督戰，中彈昏仆，所乘白馬奔逸下山，其副將力蹙，知不可脫，乃豎白旗乞降，是日英軍陣沒一百五十人，傷者如之，亞軍死者二十人，傷者甚衆，九十六縣統兵官占示威林忠勇果敢，戰

沒共俘虜英軍八百一十人，中有王黨百餘名。次日開軍法堂，悉縊殺之，以報前日襟頓之怨。是役也，遠近鄉人皆不期而集，又無將帥指揮，徒以積憤之氣而成此奇功，挽回南方大局，是亦天意，非人力也。剛窩利示聞花架臣全軍覆沒，不敢進兵，北喀爾勒拿恐各軍乘之，十月十四夜，遂委棄輜重二十餘車，遁回南喀爾勒拿之溫示波羅父。時霖雨連日，水漲路滑，軍行艱苦，糧糈將盡，沙軒利忌鈴頓未知敗信，又發總將厘示利統一軍往故毡里牙，助剛窩利示軍。行至車濕碧，剛窩利示恐又爲鄉勇所困，急遣律兒襲頓止之。自京示山大捷，義士所在蠡起，總督兒律列治前舉化冷思示孖利安爲總將，年約五十，短小精悍，敏捷多謀，近糾集鄉

人營於必地及黑海大澤中，士卒俱豪健耐勞，日食淡肉，荷蘭薯、衣履襤褸，轉戰而出，攻下搠兒，示當隣近一帶營卡，斷其與襟頓往來消息。大戰一次，卽退回巢穴不出，英人畏之，呼之曰軟地狐。其鄉人咸服其威稜智畧，以爲南方之驛焉。英將他列頓欲誘出巢穴擊之，領馬步一隊，至華打厘東岸，軟地狐堅守不出。他列頓晝則分兵三五散居，夜則聚宿一所，示弱以誑之。孖利安不悟其詐，黎明引兵擊之，已而覺其有伏，急引還。他列頓伏兵四起，在澤中奔追七時，擄去數人。他列頓猶追擊不止，忽得剛窩利示檄，調他列頓收兵回營。孖利安乃得脫出。先是心打自華打利敗後，復募勁軍於山地之西，陣斬英將一人，直渡步律海，與叅將渠律及

罷蘭倫會攻九十六縣英軍剛窩利示患之急調他列頓往烟羅利河擊心打之軍心打聞他列頓將至急引兵渡河他列頓追之後隊小挫乃向梯架河而退梯架河湍流悍急心打料敵不能猝越不意我軍未渡他列頓精騎百七十名步兵八十名已至心打乃止軍步潑示篤山列陣迎敵山前帶小溪後負梯架河左倚馬房頗擅形使他列頓後隊未到息軍對山解鞍牧馬心打乘大隊未至猛擊之不利敗還英兵逐至馬房亞軍鎗彈一齊噴出英軍大創他列頓怒馬斫陣仍不勝適日已暮乃棄死亡收兵而退是日亞軍死者三名傷四名心打胸際受傷知次早他列頓後隊至必再來攻遂夤夜引兵渡梯架河自坐車牀而去餘軍散處林中

心打孖利安交戰時，結示在希兒示波羅父收集敗卒，意氣沮喪，忽接更代之信，又聞所生獨子傷亡，憂感交集，華盛頓素重其才，憫其阨塞，抵書慰之。結示得書，悔愧交集，徘徊繞室，感華盛頓厚誼，頌不絕聲，深悔從前悔慢之非矣。忌連利留巴倫男爵示答伴守故毡里牙，急采買軍實，招募新軍，於十二月二日抵差律地，接統結示之衆，議曾以開軍法堂查辦結示一案，軍中陪審乏員，又念結示百感交攻，神色悽楚，令暫緩查究，全其廉恥。結示亦以証據未備，請其展緩，事遂寢。惟未經查明以前，不得授職。結示卽回故毡里牙故宅，忌連利既統其衆，點驗士卒，不足二千三百人，多屬鄉勇，軍情沮喪，畧無紀律，營幕軍械亦朽鈍不備，日以游劫爲食。

適叅將華盛頓統馬兵一隊出截英軍糧食於襟頓十三里內探得王黨兒碌架利統鄉勇一隊屯於忌利捫馬房內外樹欄柵馬兵不利進攻叅將華盛頓舍騎步行伐松樹爲砲形輦負而進兒碌架利見之大恐所部百二十人悉降得此小捷士氣稍壯忌連利至營整飭營伍精心獨運不避艱難未嘗與諸將商議惟擇能者數人相爲佐理以差律地屢遭刼畧糧食空虛乃分軍爲二以遊擊敲活所統之洲兵四百急頓地列部列及鉄地之故毡里牙鄉勇二隊參將華盛頓馬兵百名共千人交總兵摩近統領往南喀爾勒拿九十六縣之碧高列及部律河發源處聯絡鄉勇自將一隊由沙漠赴必地河東車羅山對岸車示打非兒邑之希益示

溪二十六日營壘粗成，卽分軍往襲個羅示溪，奪取下流糧餉各
地。

第六十章 南方之戰 兵變

華盛頓聞英軍意在畧定南方，自知責任重大，各處均望應援，頗
滋憂慮，遺書化冷健駐威思利公使述其鬱抑，謂前因水師不至，
致鄉勇解散，不能合攻紐約，坐令英軍以全力畧定南方，致我南
軍失利，甚堪懊惜云云。沙軒利忌鈴頓因厘示將軍屯車濕辟之
軍，爲剛窩利示調往揸兒示當，十二月二十日，令晏魯兒統一軍
往故毡里牙接代，該軍內有普魯士國英吉利難軍一千七百人，
沙軒利忌鈴頓恐晏魯兒反復無行，難以重信，令敦示卜及閃樞